脂硯齋重評石頭記/第三十三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三十二回

脂硯齋重評石頭記
第三十三回　手足耽耽小動唇舌　不肖種種大遭笞撻
作者：曹雪芹

第三十四回

【蒙回前總批：富貴公子，侯王應襲，容易在紅粉場中作罪。風流情性，詩賦文詞，偏只為鶯花路間留滯。笑嘻嘻，哭啼啼，總是一般情事。】

卻說王夫人喚他母親上來，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，又吩咐請幾眾僧人念經超度。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。

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，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，心中早又五內摧傷，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，也無可回說。見寶釵進來，方得便出來，茫然不知何 往，背著手，低頭一面感嘆，一面慢慢的走著，信步來至廳上。剛轉過屏門，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，可巧兒撞了個滿懷。只聽那人喝了一聲「站住！」寶玉唬了一跳，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他父親，不覺的倒抽了一口氣，只得垂手一旁站了。賈政道：「好端端的，你垂頭喪氣嗐些什麼？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，叫你那半天你才出來；既出來了，全無一點慷慨揮灑談吐，仍是葳葳蕤蕤。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，這會子又咳聲嘆氣。你那些還不足，還不自在？無故這樣，卻是為何？」寶玉素日雖是口角伶俐，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，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，【蒙側批：真有此情，真有此理。】跟了金釧兒去。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，究竟不曾聽見，只是怔呵呵的站著。

賈政見他惶悚，應對不似往日，原本無氣的，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。方欲說話，忽有回事人來回：「忠順親王府里有人來，要見老爺。」賈政聽了，心下疑惑， 暗暗思忖道：「素日並不和忠順府來往，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？」一面想，一面令「快請」，急走出來看時，卻是忠順府長史官，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。未及敘談， 那長史官先就說道：「下官此來，並非擅造潭府，皆因奉王命而來，有一件事相求。看王爺面上，敢煩老大人作主，不但王爺知情，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。」賈政 聽了這話，抓不住頭腦，忙陪笑起身問道：「大人既奉王命而來，不知有何見諭，望大人宣明，學生好遵諭承辦。」那長史官便冷笑道：「也不必承辦，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。我們府里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，一向好好在府里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，各處去找，又摸不著他的道路，因此各處訪察。這一城內，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，他近日和銜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。下官輩等聽了，尊府不比別家，可以擅入索取，因此啟明王爺。王爺亦雲：『若是別的戲子呢，一百個也罷了；只是這 琪官隨機應答，謹慎老誠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，竟斷斷少不得此人。』故此求老大人轉諭令郎，請將琪官放回，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，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。」說畢，忙打一躬。

賈政聽了這話，又驚又氣，即命喚寶玉來。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，忙趕來時，賈政便問：「該死的奴才！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，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！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芥，無故引逗他出來，如今禍及於我。」寶玉聽了唬了一跳，忙回道：「實在不知此事。究竟連『琪官』兩個字不知為何物，豈更又加『引逗』二字！」說著便哭了。賈政未及開言，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：「公子也不必掩飾。或隱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說了出來，我們也少受些辛苦，豈不念公子之德？」寶玉連說不知，「恐是訛傳，也未見得。」那長史官冷笑道：「現有據證，何必還賴？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來，公子豈不吃虧？既雲不知此人，那紅汗巾子怎麼到了公子腰裡？」寶玉聽了這話，不覺轟去魂魄，目瞪口呆，心下自思：「這話他如何得知！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，大約別的瞞他不過，不如打發他去了，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。」因說道：「大人既知他的底細，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？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 麼紫檀堡，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。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。」那長史官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一定是在那裡。我且去找一回，若有了便罷，若沒有，還要 來請教。」【蒙側批：寶玉其人，愛之有餘，豈可撻之者？用此等文章逼之，能不使人肝膽憤烈以成下文之嚴酷耶？】說著，便忙忙的走了。

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歪，一面送那長史官，一面回頭命寶玉「不許動！回來有話問你！」一直送那官員去了。才回身，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一陣亂跑。賈政喝令小廝「

快打，快打！」賈環見了他父親，唬的骨軟筋酥，忙低頭站住。賈政便問：「你跑什麼？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，不知往那裡逛去，由你野馬一般！」喝令叫跟上學的人來。賈環見他父親盛怒，便乘機說道：「方纔原不曾跑，只因從那井邊一過，那井里淹死了一個丫頭，我看見人頭這樣大，身子這樣粗，泡的實在可 怕，所以才趕著跑了過來。」賈政聽了驚疑，問道：「好端端的，誰去跳井？我家從無這樣事情，自祖宗以來，皆是寬柔以待下人。——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疏懶，自然執事人操克奪之權，致使生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。若外人知道，祖宗顏面何在！」喝令快叫賈璉、賴大、來興。小廝們答應了一聲，方欲叫去，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的袍襟，貼膝跪下道：「父親不用生氣。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，別人一點也不知道。我聽見我母親說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回頭四顧一看。賈政知意，將眼一看眾小 廝，小廝們明白，都往兩邊後面退去。賈環便悄悄說道：「我母親告訴我說，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，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，【蒙側批：再逼下文，有 不得不盡情苦打之勢。】打了一頓。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。」話未說完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，大喝：「快拿寶玉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裡邊書房裡去，喝 令：「今日再有人勸我，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交與他與寶玉過去！我免不得做個罪人，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，尋個乾淨去處自了，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。【蒙側批：一激再激，實文實事。】」眾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，便知又是為寶玉了，一個個都是啖指咬舌，連忙退出。那賈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，滿面淚痕，【蒙側批：為天下父母一哭。】一疊聲「拿寶玉！拿大棍！拿索子捆上！把各門都關上！有人傳信往裡頭去，立刻打死！」眾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，有幾個來找 寶玉。

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「不許動」，早知多凶少吉，那裡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。正在廳上乾轉，怎得個人來往裡頭去捎信，偏生沒個人，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。正盼望時，只見一個老姆姆出來。寶玉如得了珍寶，便趕上來拉他，說道：「快進去告訴：老爺要打我呢！快去，快去！要緊，要緊！」寶玉一則急了，說話不明白；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，竟不曾聽見是什麼話，把「要緊」二字只聽作「跳井」二字，便笑道：「跳井讓他跳去，二爺怕什麼？」寶玉見是個聾子，便著急道： 「你出去叫我的小廝來罷。」那婆子道：「有什麼不了的事？老早的完了。太太又賞了衣服，又賞了銀子，怎麼不了事的！」【蒙側批：寫老婆子處，說「無要緊的」，真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聾。】

寶玉急的跺腳，正沒抓尋處，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，逼著他出去了。賈政一見，眼都紅紫了，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，表贈私物，在家荒疏學業，淫辱母婢等語，只喝令：「堵起嘴來，著實打死！」小廝們不敢違拗，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，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。賈政猶嫌打輕了，一腳踢開掌板的，自己奪過來，咬著牙狠 命蓋了三四十下。

眾門客見打的不祥了，忙上前奪勸。賈政那裡肯聽，說道：「你們問問他乾的勾當可饒不可饒！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，到這步田地還來 解勸。明日釀到他弒君殺父，你們才不勸不成！」

眾人聽這話不好聽，知道氣急了，忙又退出，只得覓人進去給信。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，只得忙穿衣出來，也不顧有人沒人，忙忙趕往書房中來，【蒙側批：為 天下慈母一哭。】慌的眾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。王夫人一進房來，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，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。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了手走開，寶玉早已 動彈不得了。賈政還欲打時，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。賈政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今日必定要氣死我才罷！」王夫人哭道：「寶玉雖然該打，老爺也要自重。況且炎天暑 日的，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，打死寶玉事小，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，豈不事大！【蒙側批：父母之心，昊天罔極。賈政王夫人異地則皆然。】」 賈政冷笑道：「倒休提這話。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，已經不孝；教訓他一番，又有眾人護持；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，以絕將來之患！」說著，便要繩索來勒死。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：「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，也要看夫妻分上。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，只有這個孽障，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，我也不敢深勸。今日越發要他死， 豈不是有意絕我。既要勒死他，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。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，到底在陰司里得個依靠。【蒙側批：使人讀之聲哽咽而淚如雨下。】【蒙雙行夾批：未喪母者來細玩，即喪母者來痛哭。】」 說畢，爬在寶玉身上大哭起來。賈政聽了此話，不覺長嘆一聲，向椅上坐了，淚如雨下。王夫人抱著寶玉，只見他面白氣弱，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。禁不住解下汗巾看，由臀至脛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無一點好處，不覺失聲大哭起來，「苦命的兒嚇！」因哭出「苦命兒」來，忽又想起賈珠來，便叫著賈珠哭道： 「若有你活著，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。」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，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。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，【蒙側批：慈母如畫。】別人還可，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。賈政聽了，那淚珠更似滾瓜一般滾了下來。

正沒開交處，忽聽丫鬟來說：「老太太來了。」一句話未了，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：【蒙側批：老人家神影活現。】「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豈不乾淨了！」賈政見他母親來了，又急又痛，連忙迎接出來，只見賈母扶著丫頭，喘吁吁的走來。賈政上前躬身陪笑道：「大暑熱天，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？有話只該叫 了兒子進去吩咐。」賈母聽說，便止住步喘息一回，【蒙側批：大家規模，一絲不亂。】厲聲說道：「你原來是和我說話！我倒有話吩咐，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，卻教我和誰說去！」賈政聽這話不象，忙跪下含淚說道：「為兒的教訓兒子，也為的是光宗耀祖。母親這話，

我做兒的如何禁得起？」賈母聽說，便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我說一句話，你就禁不起，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，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？【蒙側批：如此礙犯文字，隨景生情，毫無牽滯。】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 祖，當初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！」說著，不覺就滾下淚來。賈政又陪笑道：「母親也不必傷感，皆是作兒的一時性起，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。」 賈母便冷笑道：「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賭氣的。你的兒子，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。我猜著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。不如我們趕早兒離了你，大家乾淨！」說著便令人去看轎馬，「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！」家下人只得乾答應著。賈母又叫王夫人道：「你也不必哭了。如今寶玉年紀小，你疼他，他將來長大成人，為官作宰的，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。你如今倒不要疼他，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。」賈政聽說，忙叩頭哭道：「母親如此說，賈政無立足之地。」賈母冷笑道：「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，你反說起你來！只是我們回去了，你心裡乾淨，看有誰來許你打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只令快打點行李車轎回去。賈政苦苦叩求認罪。

賈母一面說話，一面又記掛寶玉，忙進來看時，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生氣，也抱著哭個不了。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，方漸漸的止住。早有丫鬟媳婦等上來，要攙寶玉，鳳姐便罵道：【蒙側批：能事者自不凡。】「糊塗東西，也不睜開眼瞧瞧！打的這麼個樣兒，還要攙著走！還不快進去把那藤 屜子春凳抬出來呢。」眾人聽說連忙進去，果然抬出春凳來，將寶玉抬放凳上，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，送至賈母房中。

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，不敢自便，也跟了進去。看看寶玉，果然打重了。再看看王夫人，「兒」一聲，「肉」一聲，「你替珠兒早死了，留著珠兒，免你父親生氣，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。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，丟下我，叫我靠那一個！」數落一場，又哭「不爭氣的兒」。賈政聽了，也就灰心，【蒙側批：天下作 父兄者教子弟時，亦當留意。】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。先勸賈母，賈母含淚說道：「你不出去，還在這裡做什麼！難道於心不足，還要眼看著他死了才去不 成！【蒙側批：遣去有法。】」賈政聽說，方退了出來。

此時薛姨媽同寶釵、香菱、襲人、史湘雲也都在這裡。襲人滿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來，見眾人圍著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越性走 出來到二門前，令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：【蒙側批：各自有各自一番作用。】「方纔好端端的，為什麼打起來？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！」焙茗急的說：「偏生我沒在跟前，打到半中間我才聽見了。忙打聽原故，卻是為琪官金釧姐姐的事。」襲人道：「老爺怎麼得知道的？

」焙茗道：「那琪官的事，多半是薛大爺素日吃醋，沒 法兒出氣，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來，在老爺跟前下的火。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，我也是聽見老爺的人說的。」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。 然後回來，只見眾人都替寶玉療治。調停完備，賈母令「好生抬到他房內去」。眾人答應，七手八腳，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卧好。又亂了半日，眾人漸漸散去，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，問他端的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【蒙回末總評：嚴酷其刑以教子，不請中十分用情。牽連不斷以思婢，有恩處一等無恩。嚴父慈母一般愛子，親優溺婢總是乖淫。濛頭花柳，誰解春光。跳出樊籠，一場笑話。】